

身体、丧礼与王权：爱德华二世之死

孙 帅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考察爱德华二世的死亡与丧礼在爱德华王子继位过程中扮演的政治角色，由此揭示身体、王室礼制与中世纪王权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化解王位转移所造成的张力，新政权不仅制造了爱德华二世的死亡假象，利用丧礼雕像为其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而且还处死营救老国王的埃德蒙，并以弑君罪判决莫蒂默。我们看到，一方面，正如西敏寺的皇家陵墓所显示的那样，中世纪王权的连续性奠基于历任国王身体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与王权相伴随的丧葬和祭拜礼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王位能够顺利继承，并赋予新国王以仪式合法性。

关键词 爱德华二世 王权 身体 死亡 丧礼

1326年9月，王后伊莎贝拉(Isabella of France)伙同情夫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纠集一批流亡者从法国回到英格兰，试图推翻丈夫爱德华二世的王位。身陷囹圄的爱德华最终被迫接受退位，同意将王位传给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三世。不过，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次年9月24日，新政权突然宣布，老国王已于三日前因自然原因死在伯克利城堡(Berkeley)，而国王的丧礼则直到三个月后才举行。奇怪的是，在爱德华的丧礼上，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王袍加身的尸体，却在灵柩上面看到一尊照着国王的样子制作的雕像，头戴王冠，身披王袍。自此，丧礼雕像(funeral effigy)^①便成为英格兰王室丧葬礼制中最具政治意涵的要素之一。^②

我们不禁要问，新政权为什么不根据以往的惯例在丧礼上展示国王的尸体，却要史无前例地“照着国王爱德华的样子用木头雕刻并塑造一个

像(yamginem)”以代替尸体呢？^③学界通常认为，由于尸体停放时间过长，以致腐烂，无法体面地在丧礼上展示，故而才制作一个雕像取而代之。但这无法解释何以此前那些耽搁很久的国王丧礼（比如，理查一世和爱德华一世）未做类似安排。况且，在尸体严重腐烂的情况下，出殡前便可以入殓盖棺，不安排展示尸体的环节。所以，问题的关键毋宁说在于为什么新政权一定要人们在丧礼上看到爱德华的形象？进言之，既然爱德华死前已经不再是英格兰人的国王，为什么还要用一场隆重的国葬为他正名，让他在丧礼上重获加冕礼上的荣耀？

废黜国王

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当时倍感棘手的难题是如何处置被俘的国王，因为在英格兰历史上，这种性质的叛乱和篡位还算是第一次，没有先例可供借

鉴。一直囚禁国王吗？抑或把他杀了？

1327年1月12日晚，在伦敦民意的推动下，一部分高级教士和权贵商议决定废黜老国王，并草拟一份“控诉爱德华二世的罪状”（Articles of Accusation against Edward II）。13日清晨，不同等级的人聚到市政厅（Guildhall），宣誓效忠伊莎贝拉的儿子“爱德华王子”。当日下午，议会正式宣布废黜爱德华二世，立爱德华王子为王。赫里福德的主教奥莱顿（Orleton）在议会发言中强调，指控国王的罪状是在“所有高级教士、伯爵、男爵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一致建议和同意”下拟定的。20日，奥莱顿、威廉·特拉塞尔（William Trussell）等人受议会委派前往肯尼尔沃斯，向被囚禁的国王宣读他的一系列罪状和他被废黜的结果，最后抛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接受退位，由爱德华王子继位；要么顽抗到底并被废黜，由贤者而非王子继位。爱德华二世最终不得已同意退位。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连同其余七位主教，再次在市政厅宣誓效忠“爱德华三世”，此时他们所效忠的对象不再是王子，而是新国王。截至24日，老国王的废黜和新国王的继位，皆已正式向外宣布，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次日从肯尼尔沃斯归来的代表团，竟然给伦敦带回了爱德华二世同意“退位”的消息。得知此事后，莫蒂默和伊莎贝拉转而强调议会并未废黜爱德华，而是他自愿退位的。^④可他们为何突然变换修辞，不说废黜，而说退位呢？

简单地说，这主要是由于不管王权的获得是否经过了教会或教宗的中介，中世纪的王权一般都被认为来自上帝：国王是上帝在尘世拣选的人，是神圣的受膏者，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政治世界里的基督或教皇。这种观念构成了国王加冕礼的神学基础，因为加冕正好象征上帝对国王的拣选。没有任何人有权否定神圣的王权，审判、废黜或杀死作为受膏者的国王。正如《撒母耳记》所表明的那样，哪怕亚玛力人杀死扫罗王不是为了夺取王冠，而是为了免除后者濒死的痛苦，他也仍然因此犯下弑君罪。^⑤废黜国王，篡位或弑君，在根本上都是触犯神意的不义之举，属于违背法律、自然和上帝的重罪。^⑥

在爱德华二世之前，英格兰历史上从未废黜过国王，无论是反对约翰王的男爵们，还是亨利三

世的对手，都没敢废黜国王。爱德华三世以上述方式取代父亲的王位，无疑打乱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损害了王权的神圣性，而且缺乏明确的合法性和既定程序。^⑦莫蒂默和当时的议会很清楚废黜国王有违古制，而且看到有许多议员和主教始终在以各种形式反对废黜决议。^⑧也正因此，他们才力图用“控诉爱德华二世的罪状”来探索和证成废黜国王的可能性。

“罪状”共包括六条，第一条最为关键：“首先，国王本人（la persone le Roi）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因为，他在位期间一直受那些出坏主意的人控制和统治，结果羞辱了自己，也损害了神圣的教会和自己的所有臣民；而且，国王不愿意通晓和认识善恶并加以补救，不愿意根据王国内那些伟大智慧的人的要求行事，不准备纠正。”其余五条罪状，都是对第一条罪状的进一步阐释：第二条说国王不愿意听取忠言，没有满足王国的需要；第三条说国王当政期间丧失了很多领土和主权；第四条说国王损害了教会和贵族的利益；第五条说国王没有正义地对待所有人，违背了加冕礼上的誓言；第六条说国王抛弃了王国和臣民，不愿意也不希望纠正自己的错误。

根据这份罪状，既然国王背叛了王国，他的臣民就有权抛弃他们的国王，因为国王首先抛弃了他们。用 Ernst H. Kantorowicz 所阐述的中世纪政治观念（国王的两个身体）来讲，此时控诉国王爱德华的可以说就是他自己的政治身体。^⑨第一条罪状讲得很清楚，“国王‘本人’没有能力进行统治”，他的自然身体不配与政治身体结合在一起，不配坐在王位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控诉和废黜爱德华的正是他的王位、王国和臣民。为了显示控诉的正当性，第五条甚至诉诸上帝的权威，说国王没有正义地对待所有人，违背了加冕礼上的誓言，这表明爱德华背叛了他的拣选者——上帝，因为作为上帝的受膏者和代理人，国王本应该在尘世践行上帝的正义。

可见，通过诉诸臣民和上帝的权威，这份罪状大胆而巧妙地打破了中世纪不能废黜国王的禁忌。在这里，审判国王的不是某个人，甚至不是议会成员，而是国王的王国和臣民。臣民有权抛弃那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国王，而臣民抛弃国王的仪式，直接表现为特拉塞尔当着爱德华的面收回臣

民对国王的效忠誓言。如史书所载,“通过特拉塞尔这个人,整个王国放弃对国王的效忠和敬意”。^⑩一旦不再为王,爱德华不仅要失去王国,还要被剥夺家主身份,所以王室总管也收回了家仆效忠主人的誓言。^⑪至此,爱德华被剥夺了作为国王和作为个人的一切尊荣,几乎同时丧失了王国、家庭和自由,只剩下赤裸软弱的自然身体。而就在臣民抛弃老国王的一天,主教们在市政厅宣誓效忠爱德华三世,如此,脱离老国王的臣民又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国王。“爱德华退位之后,王权共同体(communitas regni)接受他的儿子为王。”^⑫

按照废黜方式发生的王位转移看起来符合法律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黜行为本身就是正义的,所以,在爱德华二世自愿退位的消息传来后,莫蒂默和伊莎贝拉立刻就用退位修辞遮掩废黜之举。Valente的研究十分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策略。^⑬得知父亲同意让位后,爱德华三世随即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一份诏书,声称父亲退位完全出于“他的自由意志”,而且父亲“准许和愿意”将政权传给“自己的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阁下”。^⑭

爱德华二世的退位是爱德华三世继位的前提,但前者不足以保证后者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因为,就算老国王已经被剥夺了王国、家庭和自由,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的自然身体还在,他就随时可能收回被迫作出的同意,^⑮并进而复位。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本以为,将国王的身体和王位分开就万事大吉了,然而事实上这个被剥夺王位的自然身体随后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退位后的爱德华二世未能获得自由,他的身体还囚禁在肯尼尔沃斯城堡,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在想方设法展开营救活动。

爱德华的第一次死亡

由于觉察到有人密谋营救被困的老国王,^⑯莫蒂默于1327年4月3日将其从肯尼尔沃斯转移至伯克利城堡,由城堡主人伯克利(Thomas de Berkeley)和约翰·马尔特拉瓦斯(John Maltravers)负责看守。为了安全起见,约翰·瓦尔文(John Walwayn)被派到伯克利城堡监督他们二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和教士。^⑰7月27日,瓦尔文写给主教约翰·霍瑟姆(John

Hotham)的一封信表明,爱德华二世于7月9日被以登海维德兄弟(Thomas brothers)为首的一伙人成功救出城堡,只不过很快又被抓了回来。瓦尔文警告大臣们要“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因为其他密谋分子正蠢蠢欲动。8月,格鲁菲兹(Sir Rhys ap Gruffydd)开始筹划一次新的营救,被莫蒂默安插在北威尔士的心腹威廉·沙尔福德(William Shalford)提前发现。9月7日,沙尔福德写信禀报此事,并指出,莫蒂默必须采取“适当的补救”(suitable remedy),以避免自己和同党被推翻。^⑱这时莫蒂默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就将沙尔福德的信送给伯克利,指示看守们如何进行“补救”。23日夜,伯克利的一封信寄到时在林肯的爱德华三世和王后伊莎贝拉,信上说,国王的父亲已于两日前死在伯克利城堡,且强调是死于“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24日,国王的死讯被公之于众。这就是莫蒂默所采取的“适当的补救”。

爱德华二世果真死于自然原因吗?对此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根据最常见的解释,为了防止国王被救,莫蒂默指使伯克利城堡的看守将其害死。在关于爱德华谋杀案的众多历史叙事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凶手将一根烧红的铁棍插入国王的肛门,导使其在惨叫中死去,^⑲这一令人惊悚的死法很容易叫人联想到爱德华的同性恋传言和历史上的僭主形象。^⑳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亚当·穆里姆斯(Adam Murimuth)写道:“1327年9月22日,英格兰的国王爱德华死在伯克利城堡。许多人被召集过来查看他的尸体,包括大小修道院院长、骑士以及布里斯顿和格罗斯特的议员们。他们粗略地查看了一下。即便如此,人们通常还是说,约翰·马尔特拉瓦斯和爵士托马斯·葛尼(Thomas Gurney)出于防备的需要下令将他杀害。”^㉑

莫蒂默安排部分要员跑去查看尸体,用意不仅在于要他们见证国王死了,更在于要他们确认尸体上没有伤痕,以便摆脱弑君嫌疑。莫蒂默知道,如果老国王被人们认为死于谋杀,他个人的威信和爱德华三世的政权都会因此受到质疑。而根据英国史学家Ian Mortimer的最新研究,那些要员的见证无关轻重,因为他们抵达伯克利城堡时,最早也已是9月27日,此时尸体防腐事宜早已完

成,尸体必定被搞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死者是谁。况且,根据穆里姆斯的记载,他们仅仅“粗略地察看了一下”。^②中世纪通行的尸体防腐术不单是涂油那么简单,还要挖出内脏甚至眼睛,因而会对遗体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那些要员的见证仅仅是例行的程序而已,因为在听到死讯的第二天,莫蒂默就让爱德华三世将父亲亡故的消息散布出去了。莫蒂默对国王之“死”确信无疑,这本来就是他的“补救措施”的结果。既然老国王之“死”是提前设计好的,他现在便只需要爱德华三世将父亲的死亡公之于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推断,史学家一般才倾向于认为莫蒂默一手策划了爱德华二世谋杀事件。

1878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发现的“费尔斯奇书信”(Fieschi Letter)使爱德华的生死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③这封信是阿维尼翁的神父费尔斯奇在1337年写给爱德华三世的,上面说十年前爱德华二世不但没死,还逃出了城堡。听到有人要加害自己,爱德华将门卫杀死,从伯克利城堡逃往科夫城堡(Corfe),等到1330年肯特伯爵埃德蒙(Edmund of Woodstock)叛乱时又辗转来到爱尔兰;九个月后,爱德华获得自由,随后去了意大利,还顺便在阿维尼翁拜访了教皇,最终在米兰附近的修道院里度过余生。经鉴定,这封信本身绝非伪造,至于内容是否属实尚无定论。而Mortimer发表在《英国史评论》上面的一篇长文,令人信服地证明爱德华二世非但没有死于1327年,而且1330年3月还活得好好的。在作者罗列的一系列证据中,有两条极为关键:一是,1330年3月,埃德蒙之所以敢冒造反的风险营救国王,绝非因为头脑简单或者被奸人蛊惑,而是因为他当时十分确信国王就被囚禁在科夫城堡;二是,1330年11月,被莫蒂默案件牵连的伯克利受审时指出,他之前根本没听说国王死了,可当年写信报丧的明明就是他。他先是说国王死了,三年后又说国王没死,Mortimer的论证表明前一个说法无疑是谎言。^④这样看来,我们起码可以断定爱德华二世一开始没有死。

我们这里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爱德华的死亡真相是什么?而是莫蒂默为什么和如何制造国王的“死亡”?不管爱德华最后死于何年、死于何因,有一点毋庸置疑,即1327年的死亡事件是莫

蒂默故意制造出来的,是他一手导演的“死亡的戏剧”。但他为何需要国王之死,却又不杀国王?这一费尽心机的“补救”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算是适当的?

Mortimer以为,莫蒂默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可以防止老国王再碍事,还可以制约新国王,可谓一箭双雕。如果莫蒂默被控弑君罪,他就可以把老国王释放出来,如此新国王就会王位不保,而这是爱德华三世所不愿看到的。要是他果真把老国王杀了,势必要面临被控弑君罪的危险。^⑤所以,莫蒂默制造老国王之死的假象纯粹是出于对利害关系的权衡,以保证自己在宫廷中的政治地位。在笔者看来,Mortimer给出的政治博弈论解释虽然不无道理,却大大错失了问题的要害。莫蒂默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或主要不是牵制年仅14岁且没有实权的爱德华三世,而是处理已经不在位的爱德华二世的身体,不让他的存在损害新政权的合法性。如果说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王位,即如何废黜爱德华二世,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身体,即如何让不在位的身体不对王位造成威胁。爱德华三世若想稳坐王位,父亲的身体不但要从王位上走下来,还必须消失。退位是继位的前提,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已经退位的身体,怎么还能影响到继任的王位呢?身体和王位之间是什么关系?爱德华父子的两个身体之间是什么关系?

退位后的身体之所以必须消失或死亡,根本上是因为一个王位不能对应两个身体。亨利二世在位时提前为长子亨利举行加冕礼的做法,才会酿成父子相争的悲剧;加冕后的幼王并无实权,亦即没有真正在位,所以才一再试图通过兵变夺位。由于认识到法国安茹家族的传统行不通,英格兰王室此后再未提前加冕幼王。我们发现,爱德华二世被废黜(或者说,退位)一星期后,王子就举行了加冕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受膏的身体,一个在位,一个不在位。但只要父亲的身体不死,儿子就难保王位,其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就无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时都面临分离的可能性。退位可以使父亲与“王权共同体”分开,可以剥夺他作为国王的荣耀,却除不去加冕时涂在他身上的圣油,所以他依然是上帝的受膏者。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所言:“汹涌的怒海中所有

的水,都洗不掉涂在一个受命于天的君王顶上的圣油”。^⑥国王的身体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即便遭受最悲惨的凌辱,也依然是神圣的;一个受膏的自然身体可以失去王位,却不必然就因此断绝与王位的一切关联。正由于父亲的身体与儿子的身体在王位问题上构成了紧张的竞争关系,爱德华二世的支持者才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他。

前文的讨论表明,在爱德华父子间发生的王位转移存在篡位嫌疑,他们的身体没有在王位继承过程中勾连出应有的王权连续性。虽然儿子已经在位,但他的身体却不具有完整的合法性,不可能稳坐王位,这也损害了王位本身的连续性和不朽性以及王权共同体的长治久安。严格来说,前后两任国王的身体需要在王位继承中构成连续的自然序列,不能同时存在,更不能彼此对抗。不同的身体唯有呈现出一个自然连续的链条,才能证成或表现王权本身的连续性和不朽性。而爱德华父子的身体不仅没有在王位转移时顺利地连接在一起,反而还彼此对立起来。

莫蒂默明白,为了保住新国王的王位,废黜和囚禁老国王是不够的,他必须除掉退位后的身体。如何除掉?杀死国王吗?杀不得,因为受膏的国王受弑君禁忌保护。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既不犯弑君罪,又能使国王的身体消失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凭空导演一出国王死亡的戏剧。不杀国王,只说他死于自然原因。如此可谓一举两得,既不担谋杀罪,又能除掉一个竞争王位的身体,既不触犯弑君禁忌,又能平息营救国王的叛乱。我们认为,这才是当局所采取的“适当的补救”,其用意不是牵制爱德华三世,而恰恰是让他永保王位。

麻烦在于,事实上,正如爱德华二世的退位不足以成就儿子的继位,他的死讯也不足以让儿子稳坐王位;相反,这出死亡戏剧中充斥着谋杀嫌疑,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混乱和危机,使经历了废黜、退位和死亡之后的王权变得更加脆弱。莫蒂默不是没有料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补救措施中,不只有国王之死,还有一场隆重的丧礼。在丧礼上,死后的爱德华又奇迹般地获得了加冕礼上的荣耀,退位后的身体仿佛又复了位。惟有经过从丧礼到加冕礼、从退位到复位的戏剧性过程,爱德华二世才有可能真正将王位传给爱德华三世。

丧礼与“国王的像”

如果说1327年爱德华二世没死,那么,被召集到伯克利城堡的要员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替死鬼的尸体。^⑦这具尸体用蜡布裹着在伯克利城堡停放了一个月,随后转移到附近的格罗斯特修道院,而由于遗容一直没有露出来,前去吊唁的人们根本无法知道面前躺着的究竟是不是国王。^⑧12月10日,等伊莎贝拉、爱德华三世和议会成员到齐后,才在格罗斯特举行丧礼。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此次丧礼的详细描述,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开支记录和衣物清单来了解当时用到的一些礼器。下面,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爱德华二世的丧礼,然后再检讨丧礼在王位转移中的政治功能。

在爱德华二世的丧礼上,尸体和丧礼雕像的穿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尸体下葬时穿的寿衣包括爱德华二世当年加冕用的外套、衬衣、头巾和手套。不过丧礼的重点不是国王的尸体,而是丧礼雕像。有一条丧礼开支写道,王室请人“照着国王爱德华的样子用木头雕刻,并塑造一个像”,为此花费四十先令。^⑨这里提到的“像”即丧礼雕像,它不可能是根据遗容制作的,因为爱德华当时还没死。至于“国王的像”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从现存最早即爱德华三世的丧礼雕像,大致可以推测其父亲的丧礼雕像的制作情况。王室保存的衣物清单显示,丧礼雕像穿戴着爱德华二世加冕时用的衣服和王权标志(regalia),包括披风、加冕袍、外套、腰带、靴子、拖鞋、马刺、帽子、镀银的王冠、两个镀银的配饰、一枚镀银的戒指以及一根权杖和一根权棒。^⑩这个被造出来的“国王的像”威风八面地躺在封盖后的棺槨上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昔日加冕礼上的国王。

为了停放棺槨和雕像,教堂里面临时搭建了一个灵床(hearse)。^⑪御用画师约翰(John de Estwyk)制作的四头狮子站在灵床的四个角,全身镀金,而且披着绘有王室纹章的袍子。灵床顶上是四福音作者的像,边上是一位焚香的天使和两只后腿站立的狮子。在灵床外围,人们用橡木围成一圈栅栏,以便隔开吊唁的人群和围坐在雕像周围的丧主(principal mourner)。另外,当时还使用了镶着金片的二十四面旗子,关于这些旗帜的布置情况,如今已经无法考证。^⑫

本文开篇已经指出，这场丧礼引出的最大的问题是：为何会出现丧礼雕像，其意义何在？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代替”和“回应”。比如，Giesey 认为，丧礼雕像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爱德华的尸体下葬前已经腐烂；二是，当时存在各种关于国王没死或被谋杀的谣言。雕像本身没有象征意义，它之所以被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代替尸体，回应谣言。^③ Lindley 也是这样认为的。^④这种观点暗含一个大前提，即 1327 年死的就是爱德华二世。但就连主张爱德华没死的 Mortimer 也相信丧礼雕像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代替尸体，只不过被代替的是替死鬼的尸体，而不是爱德华二世的尸体。笔者以为，不管死者是谁，代替和回应说都站不住脚。

首先，14 世纪的尸体防腐术完全可以应付三个月的需要，当时很多人的丧礼也都耽搁了同样长甚至更长时间，比如爱德华一世、埃尔特姆的约翰(John of Eltham)、法兰西的伊莎贝拉、西诺特的菲莉帕(Philippa of Hainault)、黑王子爱德华(Black Prince)、刚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⑤其次，根据常理推断，丧礼雕像不仅不具有辟谣作用，反而会加重人们对国王没死的怀疑。按照以往的做法，本来应该在丧礼上展示国王的遗体，莫蒂默却独出心裁，用一个木偶般的雕像代替之，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进言之，主张代替和回应说的学者从根本上偏离了真正的问题所在，没有看到莫蒂默厚葬老国王的目的是为了化解王位继承的困境。因此，若要真正理解雕像的意义，就必须澄清丧礼和王权的关系。尽管从整个英格兰王室丧礼史来看，丧礼雕像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 1327 年的特定政治局势下，它的出现却是莫蒂默精心安排的结果。根据 Burden 的分析，爱德华二世的雕像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国王的自然身体，二是王权象征(王袍、王冠等)。新政权之所以举行这样一场丧礼，意在将爱德华二世的死亡和丧礼呈现为王位继承过程的一部分，因为，通过仪式重新赋予被废黜的国王以合法性，可以巩固爱德华三世的王权。^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丧礼雕像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王权观念？雕像的出现与废黜事件之间的关联又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接受 Mortimer 的结论，认为爱德华

二世 1327 年没有死，雕像的出现一下子就变得好理解了：由于国王没死，人们才照着他的样子造一个像。但这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以往的例子表明，不管国王有没有死，国王的身体都不是必须要出现在丧礼上，比如，爱德华一世的尸体当年在出殡前就已经入殓。更关键的是，既然爱德华二世是被废黜的，既然死亡和丧礼之间还隔了三个月，丧礼上不出现披戴王权标志的尸体或雕像才比较合乎情理，莫蒂默为何还要通过雕像再现加冕礼上的爱德华呢？身为阶下囚的爱德华二世可以说已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脱离王位的自然身体。这个不在位的身体，为什么又以象征性的方式披戴上了属于王位的全部荣耀？莫蒂默不仅为死前已不再是国王的爱德华举行一场国王的丧礼，还突发奇想造出一个雕像，用以再现二十年前加冕礼上的国王。在这场政治事件中，人们看到的与其说是悲哀的死亡，不如说是隆重的加冕。而若要弄明白退位的国王为何又在丧礼上复了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之前的废黜问题上来。废黜事件牵涉到两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是王权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审判与废黜国王的合法性问题。莫蒂默导演“死亡的戏剧”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上文已经有所分析。我们看到，虽然爱德华二世已经被废黜，但只要他没死，支持者们就会想办法营救他的身体。不再为王的爱德华二世变成了囚犯，一旦重获自由，就将从囚犯变回国王，因为受膏的身体不会由于被废黜和被囚禁而丧失神圣性。被剥夺了王权的爱德华二世只要保存好身体，就仍然可能再次登上王位。莫蒂默安排这场丧礼，就是要告诉人们，世上再无爱德华二世，他的身体死了，不可能再与继承者的身体争夺王位。为了让人们确信国王已死，莫蒂默步步为营地向外公布讣告，^⑦不仅让一行人去伯克利城堡验尸，而且还推迟三个月才举行丧礼，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目睹国王的死亡。可如果莫蒂默想告诉人们国王死了，为什么在 9 月底就遮掩尸体的遗容，不让吊唁者看见死者的面目呢？因为，死者根本就不是爱德华。他不敢冒着弑君之罪的危险谋杀上帝的受膏者，可为了保住新王的王位，又必须让营救者认为老王的身体已死，且是死于自然原因。国内频繁发生的叛乱早已敲响警钟，如

果这个不在位的身体继续存在下去,莫蒂默、伊莎贝拉以及他们一手扶持的爱德华三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虽然议会控诉国王时诉诸了臣民甚至上帝的权威,但审判国王的行为本身依然是不义的;虽然议会宣布国王退位是出于其“自由意志”,但人们非常清楚爱德华二世退位前遭到了被废黜的威胁。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后来试图篡改历史,将废黜说成退位,然而为时已晚,因为等到国王同意退位的消息传来,废黜行为早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审判和废黜国王的不义之举成了新政权挥之不去的阴影,而爱德华三世的继位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危机。^③这种不义性在舆论中逐渐放大,最终成为人们怀疑和攻击新政权的根据。莫蒂默恰恰要通过厚葬爱德华二世来洗刷这种不义性。

只有重新承认爱德华二世的王位合法性,才能洗去废黜国王时犯下的不义;而在爱德华没死的情况下,只能照着他的样子造一个“国王的像”,否则便无法将作为国王的他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像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披戴着政治荣耀的不朽王权。在经历了叛乱、战争、废黜之后,英格兰的王权离开了老国王的身体,却没有真正在新国王身上“道成肉身”。我们不要以为国王的这个像仅代表抽象的王权,与爱德华本人没有关系,相反,它就是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像,此时王权通过爱德华二世的形象现身。如果不借助某个具体的身体(不管是人身还是雕像),王权本身就不会被人们看见,王权标志就无法表现其内在的政治意义。超自然的王权必须借助自然身体才能呈现,否则便无法现身,无法成就其本质的不朽性和连续性。所以,严格说来,丧礼雕像不仅代表国王的政治身体,而且还体现了王权在自然身体中的化身,因此可谓是王权的“道成肉身”。如 Kantorowicz 所言,既然国王之死(demise)不等于自然身体之死,而是指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分离,那么,单单自然身体的死亡也并不意味着国王死了,因为他的两个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结合在一起——丧礼雕像就是这种结合的表现。既然王权转移的决定时刻是老国王的丧礼(准确地说,是下葬),而不是老国王的自然身体之死或新国王的加冕,^④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雕像不是抽象

的王权本身,而是王权的具体化身,否则,丧礼就不是填补而是表现了王权的空位期(interregnum)。在咽气和下葬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丧礼雕像象征性地连结了国王的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

惟有把丧礼雕像理解为王权的化身,而不只是抽象空洞的王权本身,莫蒂默的目的才能达到。他安排这场隆重的国葬,用意在于补救废黜造成的不义,重新赋予老国王以合法性,使之以国王的荣耀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式无非是再现加冕礼上的爱德华二世,让处在终点的国王重新返回起点。丧礼之所以能够变成对爱德华的肯定,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对加冕礼的追忆与模仿;丧礼雕像穿戴的王权标志清楚地透露了这个意图,那都是爱德华当年在加冕礼上使用过的。王权标志的在场,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建构出了爱德华二世的国王身份,^⑤正是在此意义上,丧礼上的爱德华二世终于得以复位。换句话说,要使爱德华二世真正走下王位,必须先按照用丧礼追忆加冕礼的方式让他复位。

爱德华三世继位的篡位嫌疑,致使他们父子的身体不能在王位转移中很好地连接起来,构成一个自然的身体链条。而身体链条的断裂必将损害王权本身的连续性,因为王权的连续性是具体的、历史性的,需要在合法的自然继承关系中表现出来。若要获得完全的政治合法性,他需要肯定父亲作为国王的身份,并在正当的继承关系中与他的身体构成连续的链条,从而证成和延续不朽的王权。丧礼不仅再现了爱德华二世 20 年前的加冕礼,更修复了被废黜事件破坏的自然的继承关系。由此可见,父亲的丧礼才是爱德华三世真正的继位仪式。

总之,为了解决废黜事件遗留下来的麻烦,莫蒂默制造了爱德华二世的死亡假象,既在不弑君的前提下让国王死亡,又修复了新老国王之间的继承秩序,以便爱德华王子能正当地取代父亲坐上王位。然而,莫蒂默这一颇为高明的补救措施有一个巨大的破绽:要是人们发现爱德华二世没死,事情又将如何?

爱德华的第二次死亡

在丧礼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有关爱德华二

世没死的谣言渐渐平息，也无人再密谋营救国王。可好景不长，1329年年底，肯特的第一任伯爵埃德蒙又开始密谋一次新的营救，因为他坚信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即爱德华二世不仅没死，而且就被软禁在科夫城堡里。认为爱德华二世活着的还不只埃德蒙一人，平息两年之久的谣言此时又传得沸沸扬扬，这是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们下令调查和逮捕造谣者，^④希望可以以此威慑那些密谋造反的人。

莫蒂默当初制造爱德华二世的第一次死亡时，埃德蒙一直蒙在鼓里，还参与筹备了当年的丧礼。而到次年下半年，埃德蒙确定他的兄弟被莫蒂默藏在了科夫城堡，关于这一点，兰开斯特的伯爵亨利于1328年11月5日写给伦敦市长西蒙（Simon de Swanland）的信可以提供明确的证据。^⑤埃德蒙做了周密的营救计划，还得到一大批同伙的支持，包括约克大主教威廉·麦尔登（William Melton），伦敦市长西蒙，科夫城堡的看守佩薛（John Pecche），愿意提供四万军队的苏格兰马尔伯爵唐纳德（Donald）以及伦敦的主教。^⑥为了让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支持营救行动，埃德蒙还去了趟阿维尼翁，费尔斯奇书信的作者当时就在教皇身边做事。不过，叔父埃德蒙领导的这场行动未能逃过爱德华三世的眼睛。

对爱德华三世而言，父亲简直就像一个不死的幽灵，这个幽灵一出现就会让人们想起当年的废黜和篡位。上文提到，莫蒂默让爱德华二世在丧礼上重获国王的荣耀，意在补救废黜和篡位的污点，弥合父子二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产生的身体之间的断裂。只有让爱德华二世的身体在丧礼上复位，爱德华三世才能名正言顺地继位。不过，通过仪式确认爱德华二世在国王序列中的荣耀之位，不等于真要在现实中确认或重估他的王权。^⑦换言之，莫蒂默让作为国王的爱德华二世在丧礼上复活，目的是让他永远死去，让他的身体与王位彻底分开。如今，经历了第一次死亡的身体又突然复活了，还有人打算将他救出去重登王位。作为儿子，爱德华三世不愿意父亲死去，但作为国王，他也不愿意父王复活。^⑧他知道，只有将莫蒂默导演的那出戏进行到底，才能补救其中的破绽，进而化解这个两难困境。

1330年3月11日，议会在温彻斯特集合，议

题是讨论那些“关系到国王和王国的伟大而艰巨的事情”，^⑨逮捕和审判埃德蒙就属于这样的事情。两日后，列席会议的埃德蒙当场被捕。王室验尸官罗伯特·豪威尔（Robert Howel）负责审判，他控诉埃德蒙是“国王的死敌和叛徒，是王国的公敌”，“蓄谋已久，想暗地里救出爱德华阁下——英格兰的前国王”。^⑩埃德蒙一开始拒不承认，莫蒂默随后拿出的一封书信让他无言以对。莫蒂默截获的这封信是埃德蒙让妻子代写的，上面盖有他的印章，收信人是前国王爱德华二世。埃德蒙在信里让爱德华二世放宽心，告诉他几乎所有英格兰伟大的贵族们都发誓要“穿上铠甲”，“带上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一起支持和帮助他“争夺王位”，以便他“能够再次成为国王，就像从前一样”。^⑪这封密函致使埃德蒙没有任何申辩的余地，于是豪威尔很快就做出了判决：“埃德蒙阁下，您已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这盖着您印章的信是您寄出的。信上说，您正准备救出尊敬的骑士、爱德华阁下、英格兰前国王、您的兄弟的身体，助他再次称王，像以前那样统治他的臣民，而这损害了上帝使之百病不侵的我们的君主，即现任国王。本次议会的意志是，您将失去生命和肢体，您的继承人将被剥夺继承权。吾皇万岁！”^⑫19日，国王批准了议会对叔父的判决。当天清晨，埃德蒙被押到温彻斯特城堡大门口，由于刽子手不忍心砍下伯爵的头，行刑的时间不得不再推迟，最后，一位打扫厕所的死囚上前拿起斧头要了埃德蒙的命，他因此被国王赦了死罪。^⑬

爱德华三世处死埃德蒙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阻止父亲的身体被救出去，这由豪威尔的判决可知：埃德蒙要救出国王的“身体”，“助他再次称王，像以前那样统治他的臣民”。埃德蒙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老国王的支持，而非对新政权的不满，因为他在密谋营救前就已经跟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和解。如果没发现老国王还活着，他不仅不会造反，还会诚心支持新政权。埃德蒙之所以愿意助爱德华二世再次当王，就是因为后者的身体还在。而爱德华三世迅速处死自己的叔父，意在以儆效尤，无心大开杀戒，否则他的王位将受到更大的质疑。埃德蒙招供之后，爱德华三世虽下令通缉其他同犯，但也仅是做做样子，就连被捕的少数几个人也都没受到严惩。他既要禁止人们再

起谋逆之心,又要表现出国王应有的宽容和仁慈,既要阻止父王的身体再复位,又要施行仁政,补救当初废黜父王时留下的政治污点。^⑤

悖谬的是,埃德蒙的死其实无助于平息国王尚在人世的谣言,相反,他以生命为代价营救国王的行动恰恰证明国王还活着,因而无疑加重了人们对新政权的怀疑和非议。议会对他的判词不仅只字未提爱德华二世的死亡,几乎还默认了他尚在人世的事实。判词上讲,埃德蒙要救出前国王的身体,让他再次为王,因而损害了现任国王。若爱德华二世已死,埃德蒙的密谋和造反就成了无稽之谈。谁会救一个死去的国王,谁又会因救一个死去的国王而被砍头呢?杀死埃德蒙固然可以威慑潜在的谋逆分子,却不能让在谣言中复活的老国王再次死去。怎样才能让人们相信爱德华二世确实死了呢?

我们看到,为了摆脱弑君嫌疑,莫蒂默制造了爱德华二世死于自然原因的说法,结果出现两个谣言:一是国王没死,二是国王死于谋杀。三年前的丧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第一个谣言,然而当有人不仅不相信国王死了,而且还冒死相救的时候,这种回应便失去了力量。这样,爱德华三世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回应第一个谣言,而他的办法则是利用第二个谣言。就是说,如果能够证明国王被谋杀了,自然也就证明国王死了。如何证明国王被谋杀了呢?答案只能是找出凶手。谁是凶手呢?那就是莫蒂默和伯克利城堡的看守们。所以,爱德华三世接下来必定要除掉“弑君者”莫蒂默。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初莫蒂默由于怕担弑君罪,才极力强调国王死于自然原因,不料最终也逃不过这一劫。

1330年10月19日晚,重臣蒙塔古(William de Montagu)带领一队人马偷偷摸进诺丁汉城堡拘捕了莫蒂默。^⑥11月26日,在伦敦的法庭上,莫蒂默被控十四条罪行,罪名是背叛了国王和王国。在议会列出的十四条罪状中,第二条就是弑君——“非法将爱德华二世转移出肯尼尔沃斯城堡,并在伯克利城堡谋杀了他。”^⑦我们发现,11月份的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3月份的审判。第五条罪状写道:“引诱肯特伯爵谋反叛乱,并促成他的死亡。”由上文可知,在3月份的审判中,议会不明言地承认了国王尚在人世的事实,以便可

以定埃德蒙的死罪;而在11月份的审判中,议会一上来就宣称国王死了,换句话说,国王早已被杀,凶手就是莫蒂默。莫蒂默曾经利用一具毫无伤痕的尸体向人们证明国王死于自然原因,三年后,爱德华三世利用莫蒂默的死刑告诉人们先王死于谋杀。这样,爱德华三世彻底坐实了上文提到的第二个谣言(国王死于谋杀),从而有力地否定了第一个谣言(国王没死)。

爱德华三世决心在那些相信和传播谣言的民众面前,用莫蒂默的死祭奠自己的父亲。11月29日,走出伦敦塔的莫蒂默躺在一张牛皮上,由两匹马拉着被送往伦敦泰伯恩刑场(Tyburn)。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穿的正是三年前为爱德华二世服丧时的黑色丧服;^⑧从伦敦塔到泰伯恩刑场,既是莫蒂默接近死亡的最后旅程,又好比是老国王的另一场“丧礼”,行走在死亡仪式上的莫蒂默同时也在为先王服丧。爱德华三世通过这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呼应三年前的丧礼,再次向人们宣告国王之死,并用弑君者的血来祭奠他。行刑前,不甘心的莫蒂默告诉围观的群众肯特伯爵是阴谋的牺牲品,^⑨他比谁都清楚在1327年那出死亡的戏剧中老国王的死是假的。

结语:身体的“链条”

爱德华三世通过坐实父亲被谋杀的谣言平息父亲未死的谣言,并不意味着他希望臣民彻底遗忘先王,而是唯有在此之后,他才能真正以国王的身份纪念父王。要想真正继承王位,他不仅需要父亲死,更需要肯定父亲作为国王的尊荣,如此他的身体和父亲的身体才能在王权转移过程中构成一个连续的链条,将安茹王朝不朽的王位一直传承下去。所以,每逢父亲的祭日,他都会亲自到格罗斯特修道院祭拜,这种对前任国王的不断祭拜正是王权连续性的典型表现,而在爱德华三世之前,如此重视前任国王祭日的情况颇为罕见。鉴于废黜和谋杀事件造成了王权的断裂,现任国王就需要尽一切办法修复这一断裂。出于同样的考虑,爱德华三世在14世纪三十年代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壮观的墓碑,不仅在碑身的壁龛里放上英格兰历代国王和王后的雕像,^⑩还按照上帝的形象为他定制一尊雕像。对当时的英格兰王室来说,为国王修墓的例子已不罕见,但为被废黜的国王

修墓却极不合乎常理。因为哪怕是在那些正常死亡的英格兰明君中,也只有为数不多者死后有幸拥有自己的墓碑。相比之下,爱德华三世为父亲修墓无疑属于非常之举,这与当初的丧礼一样有助于修复王位转移时造成的政治断裂。

遗憾的是,在政治断裂中有一点似乎始终无法得到修复,即爱德华二世没有被葬在西敏寺。自亨利三世以来,西敏寺逐渐成了英格兰的皇陵,王室成员死后往往安葬于此。在亨利看来,国王身体之间的链条当始于最初筹建西敏寺、死后葬在寺中的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两百年后的亨利为忏悔者重新修了一个安放骨骼的圣坛,奉其为英格兰王室的圣人,希望安茹王朝的成员死后都能葬在忏悔者周围,通过历史性的继承链条永远传递不朽的王位。截至爱德华二世被俘,葬在西敏寺的有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王后埃莉诺(Eleanor of Castile)以及两位国王的许多子女,随后五十年间至少又有六位王室成员葬在西敏寺,分别是爱德华二世的儿子埃尔萨姆(John of Eltham, 1336),爱德华三世的孩子布兰奇(Blanche of the Tower, 1342)和威廉(William of Windsor, 1348),王后伊莎贝拉(1358),王后菲莉帕(Philippa of Hainault, 1369),和爱德华三世(1377)。可见,1327年前后的西敏寺已经明确成为英格兰王室的皇陵,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不会不明白这一点,而他们将爱德华二世排除在外的做法,致使亨利构想的英格兰王权的连续性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断裂。

人们通常认为,格罗斯特修道院之所以取代西敏寺成为爱德华的葬身之地,主要是因为那里离伯克利城堡比较近。除了格罗斯特修道院,布里斯托尔(Bristol),金斯伍德(Kingswood),马姆斯伯里(Mamesbury)等地的修道院都断然拒绝接受安葬国王(虽然实则并非国王的尸体),担心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事后报复。^⑤格罗斯特修道院此前并无埋葬国王的传统,爱德华二世葬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不合适;它之所以被选作墓地,只可能是莫蒂默和伊莎贝拉认真考虑后决定的,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地处伯克利城堡附近。^⑥在英格兰历史上,国王的墓地一般都不是随意安排的,如果国王生前留有遗嘱,通常会葬在遗嘱指定的墓地,如果没有,则会葬在王室皇陵。在亡故海外的情况

下,国王的内脏可以就地埋葬,但尸体必须运回国内,葬在应该葬的地方,比如亨利一世和亨利五世。爱德华二世生前没有留下有关丧礼和墓地的任何遗嘱,按照惯例理应埋在安茹王朝的皇陵西敏寺。根据当时一位教士的说法,爱德华二世是由于他的“错误”才没能跻身于忏悔者爱德华以降的国王序列。^⑦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将爱德华二世排除出安茹王朝的皇陵,无论如何都不是无心之失。墓地问题给英格兰王权造成的损害很快就被人感觉到了,所以西敏寺后来才要求将爱德华迁葬至圣爱德华礼拜堂,将其重新纳入先王的行列,以恢复王权链条中发生的断裂。可是,将爱德华的遗骸视为镇院之宝的格罗斯特修道院岂会轻易相让呢?

爱德华二世之死给英格兰王权造成的断裂,令五十年之后的理查二世深感不安。理查不仅频繁到格罗斯特祭拜爱德华,命人记载墓碑周围发生的奇迹,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请求罗马教廷封爱德华为圣人。^⑧可惜爱德华二世最终未能成为第二个圣爱德华。而在设法为曾祖正名的时候,理查是否料到,自己的死亡和丧礼将给英格兰王权的连续性带来更为严重的破坏?^⑨ ㉑

①丧礼雕像(funeral effigy)不同于墓碑雕像(tomb effigy)。前者用于出殡仪式,材质主要是木头、蜡或石膏;后者则是置于坟墓之上的雕像,由石头或青铜制成,一般皆为后来的国王为已故国王建造。英格兰王室的墓碑雕像传统最早可追溯至亨利二世。

②1907年,Hope在*Archaeologica*上面发表一篇著名的长文,追溯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以降的王室丧礼,勾勒出了英格兰丧礼雕像的发展历程,还特别整理了西敏寺当时所保存的雕像。关于丧礼雕像的首次出现,Hope认为并非1327年,而是1272年,就是说,首次在丧礼上使用丧礼雕像的不是爱德华二世,而是他的祖父亨利三世。参见W. H. St. J. Hope, "On the Funeral Effigies of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ose in the Abbey Church of Westminster", *Archaeologia*, 60: 2 (1907), pp. 517-565. Hope这一观点如今已被学界推翻,参见R. E. Giesey, *The Royal Funeral Ceremony in Renaissance France*, Geneva: Droz, 1960, p. 81。

③④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E 101/383/3 m. 6.

⑤以上史实主要参考了Claire Valente, "The Deposition and Abdication of Edward II",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3 (1998), pp. 852-881。

- 作者简介:孙帅,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audacia@126.com。上海,200092

〔责任编辑：成 婧〕